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 
第三十回 龍虎石博物重偏邦 澳佛教名言推上國

話說賈茂二使臣在暹羅國館驛中，待冬至後候風還國。這裡住著及船中遇風的事，就在賈理回南、賈政致仕的時候。那一日，正值重陽秋節，暹羅王設盛宴管待天使。賈茂、羅廷倫同到他朝中。

備了象駕，請至城外一座名山登高。飲了會酒，國王遣通事稟請二天使，回到朝中大殿上筵宴。正飲著，暹羅王忽舉杯致詞，二使臣不能深懂。鄭必振代言道：「他國中有兩塊美玉，藏之有年。不知其名，不解其用。然傳自先代，說俟中國有博物君子至，自能辨得。敢請二大人，可容獻出一見否？」羅副使未肯開口，賈茂道：「這個何妨？辨得辨不得，均無大事。就請一觀，亦無不可。」那國王將右手向後一伸，左手往上一舉，這為謝教，是彼國最重的儀文。鄭通事忙請賈茂作揖，還他一禮。

國王便起席，帶著二親近往內去了。

遲之許久，見二近臣捧著兩個棕箱，放在桌上。那國王也隨後到殿，開了棕箱。兩個楠木匣子打開，內有琉璃匣二個。先開一個來看，恰是中國蜀錦做的錦袱，用棉子絮夠幾層，墊著包好。解開卻是一塊圓玉。那一個也是如此，解看，卻是一塊方玉。那玉質溫潤無瑕，約各五寸，光彩凝冷，可鑿毛髮。二琉璃匣底，有彼國先世留下的遺命二紙，封固甚密。上寫著：「辨出玉時，再看內字。如偷看者，處以國法。」

羅使臣看了贊好，不得其名。彼國臣子多有未見此玉者，見之色動，亦不認得。殿中默然。在國王不好問，二使臣又彼此謙偽，誰肯發言？轉是鄭通事向賈茂道：「大人在朝，才名冠世。今又備位正使，理宜先為請命。此玉當以何詞對付彼王方為得體？」賈茂道：「這玉原不難辨，但我不好先羅大人而言耳。」

羅廷倫道：「弟與兄皆膺王事，我兄辨得出，使小邦知我天朝有人，則小弟增榮多矣。不可存此芥蒂，貽誤國是。」鄭必振道：「羅大人之言甚善。」賈茂道：「我話彼國王不甚懂，喜得寫字彼卻認得。我欲寫出，使之看一看，何如？」

鄭通事把此話向國王說了，那國王聽說認得此玉，喜得手足舞蹈。便吩咐快取筆硯及紙墨，送到賈茂身邊，另擺一張桌子。

那賈茂又將玉看一會，便提筆寫道：「圓者，此龍玉也。生於水中，為龍所寶。若投之水，必虹霓出焉；置之盆內，魚必避而伏游。此玉當自海上漁人得之。」

方者，此虎玉也。生於岩谷，為虎所寶。若以虎毛拂之，即紫光進逸，而百獸懾服。此玉當自山內獵者得之。」

寫畢，送與國王看罷，瞠目吐舌，幾至失體。鄭通事即令彼國通事如言試之，無不奇驗。在廷諸臣，齊聲贊道：「中國天使，真神人也！」遂各舉手作禮。賈茂也答之以揖，連羅副使也心服其博物。暹羅王便叫他大臣，將他先世所留帖子拆看。內言此二玉，圓者果得之漁人所獻，方者果得之獵者所獻。

暹羅王遂走下殿來，望北作禮。又替賈茂舉手，以足抵地。

鄭通事連忙扶住，說了幾句話。那國王又將酒一杯，親捧到賈茂跟前，要他立飲。鄭通事道：「這是國王破格之敬，賈大人當領其情。仍當回敬一杯，以答彼意。」賈茂果如其言而行，那國王喜的手足亂舞了一回，才歸位而飲。彼國諸臣敬禮賈茂，幾不敢於睨視。須臾飲罷，送二位天使歸了館驛。鄭必振道：「賈大人真天才也，何博覽如此！暹羅王此番誠心悅服矣。」嗣後敬禮，較之往日有加。

彼國有位金紫大臣坤巴實提瓦抒，係暹羅第一通今博古的人。昨因賈茂辨識龍虎二玉，深加禮重。煩通事官黎昂來求一見，以伸景仰。賈茂許了，那大臣奏知國王，才投質請見。賈茂二位使臣，也峨冠博帶起來，在館中一處內書房請進相會，敬其臣為其主也。賓主拜畢，說了幾句國事。

那大臣忽離坐，把右手往後一伸，左手向上一舉，向賈茂說了句道：「請教天使大人，不知肯賜教否？」不用通事，話與中國無大異。賈茂懂得，便還一揖，答道：「願領教。」那大臣又舉了舉手，才道：「敢問：天主立教，傳自西洋，不知何由而起？」賈茂道：「《酉陽雜俎》昔載：德建國，烏泮河中，有火祆祠，其神自波斯國來，祠內無像，於大屋下作小廬舍。向西有一銅馬，相傳自天而下。」

事可考也，則天主自波斯國來無疑矣。」

又問其設教建學，以何為法。賈茂道：「前者西洋人艾儒略曾作《西學記》，其建學育才之法，凡設六科，勒鐸理加者，文科也；斐錄費亞者，理科也；默弔濟納者，醫科也；勒斯義者，法科也；加諾搦斯者，教科也；陡祿日亞者，道科也。其教授各有次第，從文人理，而理為之綱。文科如中國之小學，理科如中國之大學。醫科、法科、教科，皆其事案。道科則彼法中所謂『盡性至命之極也』。」

其設教大概如是。」

那大臣聽了，歡喜無盡。遂又問道：「其教何時入中國？」賈茂道：「貞觀五年，有傳法穆護何祿，將祆教詣闕奏聞。敕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，號大秦寺，又名波斯寺。至天寶四年七月，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，傳習而來。事循其本，所有兩京波斯寺，並宜改為大秦寺。天下諸路州縣有者。準此，祆教入中國，似在唐時。」又問「祆」字音義。賈茂道：「徐鉉《說文》：祆音阿憐切，注為祆神。」

又問祆與佛之同異，賈茂道：「查《東京記》，康國有神名祆，又畢國有火祆祠。其教之在中國也，居室侈靡，性尚鬼而好潔。平居終日，相與膜拜祈福。」

堂實無像，而號曰『天主』。稱謂聾牙，亦莫究為何神。有碑高袤數丈，上刻其書，如篆籀文，是為像主，拜者響之。此祆教也。佛則金身入夢，白馬駝經，自漢時入中土，與儒、道鼎峙為三，多少高人畸士出世，托於緇流。

與祆教兩不相屬，難以等視。「這一番議論，不惟那大臣聞所未聞，膜拜相謝。即兩處通事亦皆曠若發蒙，贊歎以為學問淵博，無愧天使。並把個羅副使亦連連打躬謝教，蓋發於情不自禁也。」

賈茂道：「據所聞如此，倘有不備處，再求考核。」

那大臣作禮而退，回了國王，要拜賈茂為師。國王准奏。轉求鄭天使說明其意。賈茂因奉使，不敢外交，不受其師生稱謂。

凡有所疑，無不據見開陳。彼國君臣既高其義，又服其得體。

話雖如此說，然從古「才」之一字，不為造物所忌，即為儂輩所猜。最宜韜晦，不可矜露。賈茂此舉，為天朝增色起見，全無一毫誇張之意。暹羅國內欽服者，十居八九。有一等以才自負者，心卻不平。然無可如何，亦不足計。忽觸動彼國一位掌兵權的重臣，名為披述塔彩禮呼，平素善弄邪術，手下養著劍客，自為無出其右。昨日見國王如此禮待賈茂，今又見國相要拜賈茂為師，心中不悅。

也不奏明伊主，想著暗嚇賈茂一嚇，使中國知彼處有人。卻不敢加害天使，恐構國怨。

那夜月明如晝，便弄幻術。剪一紙美人來戲。賈茂按左金童臨凡，七八歲悟徹前因，存心正大，此等幻術，有何益處？賈茂因月色好，便獨在階前一顆松樹下對月微吟。忽見花竹深處，一陣香來，露出位絕色美人。賈茂想：「此館人無眷屬，何得有此？非妖即媚。」正了正性，看他做何舉動。那知這美人才轉出花陰，就被賈茂元神逼住，不能前進。響了一聲，寂然不見。賈茂便叫跟隨的人來，細細搜尋，毫無影響。賈茂也不以為事，便入房去寢。吩咐包勇、鋤藥二人，帶刀在房伺候。

誰想這權臣見美人局不能進前，便差一木偶，五色披身，持一長矛。響一聲，就到了窗外。包勇看的真切，便拔出佩刀，從窗

中躍出迎敵。叫鋤藥小心防護賈茂臥榻。那木偶變作一獐惡鬼形，舉矛便刺。包勇這口倭刀曾飲人血，是件寶物，專避邪魅。

那木偶覺得冷氣森然，矛不能舉。只聽喀嚓一聲，階下跌倒一人。包勇就月光近前一瞧，是個五色木偶，手拿一木頭槍。

這夜賈茂獨坐帳中，並無熟睡。包勇刀斫木偶這事，俱已聽得。連忙便問：「是刺客嗎？」包勇說：「不是。卻是個木人。想必這館內不潔淨，有此怪異。」

賈茂道：「我們不過三兩日，過冬至就上船了。管他閒事。你二人以無事處之，不必聲張。」

那天就亮了，國王在大殿上盛席替二位天使備送行酒。天才交巳，那問祿教的大臣盛服來候，即為邀請。午初時，國王遣鼓樂來迎。二位天使坐上轎，打起傘，鳴著鑼，列著執事，來到朝中。國王端拱伺候，把個權臣披述塔彩禮呼著實不快。便向國王說道：「這賈天使不過記誦才耳。吾王何為如此鄭重？待小臣今夜試一試他，果有真本事，微臣亦願拜之為師。」國王道：「這使不得！你不是要構怨天朝嗎？」那權臣道：「微臣恐其太驕，欲顯我國有人耳。斷不敢有害使臣，吾王只管放心。」說著，賈羅二使臣轎已到朝。下了轎，與國王見過禮。二使臣正席坐下，國王下陪。

當日鼓樂進奏，肴饌豐隆。國中所有戲具，無不備陳。有走馬的，有舞劍的，有蹴鞠走索的，末後有一少年僧，生成頭長尺五，眉發雪白，頰綴霜鬚。佇立庭中。又一童子，挽雙髻，杖掛葫蘆，次於右。又一童子，生成背駝眼細，戴箬冠，穿錦服，手拿蟠桃，如東方朔樣，立於左。別有黑鹿一隻，排於前。鳴鑼擊鼓，眾童子環繞歌舞。內穿錦衣，外白綾半臂，繡花為飾，極其熱鬧。此暹羅國最盛之舉，非賈茂博物，足以服之，向來從無此例。鄭通事稟知賈茂，另備洋錢二十枚，綾緞八端，賞了眾人。

國王起身謝了。此日盡歡，至晚方散。

賈茂回到館驛，已掌燈矣。包勇、鋤藥等端上茶來。賈茂喝著茶，對包勇等將今日國王盛席相待，備陳百戲，意甚慇懃，想無別意，昨夜事我甚動疑。因談及劍仙紅線、聶隱娘的事，以消長夜。鋤藥道：「紅線的事，小的聽見少大老爺說過。聶隱娘是個什麼人？小的從不知道。」包勇道：「聶隱娘是個女子，你怎麼就不知得？」賈茂笑道：「你是句囫圇話。聶隱娘是個什麼女子？你可說。」

包勇道：「這卻不曉的。」鋤藥也隨著賈茂笑了。

賈茂道：「等我說與你倆聽：聶隱娘是唐貞元年間魏博大將聶鋒之女，少遇異人，授以劍術。先刺猿獠，後刺虎豹，三年後能刺鷹隼，百無一失。乃於稠人廣市中，刺人於五都之會，而人莫能見。術既成，開腦後藏匕首。嫁磨鏡少年為夫。魏帥知其異，遂以重帛召之，署為左右吏。魏帥與陳許劉節使不協，潛使隱娘刺之。隱娘夫婦各跨白黑衛，辭魏之許。劉帥能算，已知其來，召牙將禮而致之。隱娘曰：『劉僕射神人也。不然，何以知而召我？』乃見劉公，劉勞而留於幕下。隱娘曰：『僕射左右無人，願舍彼而就此。服公神明也。』一日，謂劉公曰：『今夜魏帥使精兒來殺某，及賊僕射。當計御之，僕射毋恐。』劉豁達大度，恒無畏色，秉燭待之。夜將半，果有二幡子，一紅一白，飄然相擊於床隅。

良久，一人從空而踣，隱娘出曰：「精兒斃矣。『曳出堂下，以藥化之為水，毛髮無存。過一宿，隱娘曰：』彼處今使妙手空空兒來，人莫窺其用，鬼莫躡其蹤。蹈虛人冥，隱娘非敵，惟係僕射之福耳。可用于闐玉周其頸，擁以衾，隱娘當化為蟻蠊，潛入僕射腸中避之。餘無逃處。」劉如其言。至三更，瞑目未熟，果聞項上鏗然，聲甚厲。隱娘自劉口中躍出，賀曰：「僕射無患矣！此人如俊鶻，一擊不中，片刻千里，翩然遠遁，恥其不效耳。『嗣劉禮之愈厚。劉薨後，隱娘遂隱。有人遇之蜀棧道中，跨白衛如故。究不知其所終。』」

一席話，約有一個更次；包勇聽了大喜，鋤藥連忙斟上茶。

賈茂說：「今夜我心動，恐有別事。你二人當在我床後伺之。」便把通靈玉取出，掛在胸前，秉燭而坐，不肯安寢。將及子時，胸前通靈玉忽發紅光，照得滿床通紅。賈茂恍忽見一紫衣人站在跟前，如那年場中所夢相似。包勇二人明明瞧見一人如電候至，手執匕首，將到帳前，被賈茂胸前寶玉紅光衝散，化作清風而去。

通靈寶玉與敷文真人異體同源，所見雖殊，而其理則一。此即劉僕射于闐玉之一驗也。

原來那權臣因國王所言，暗遣劍客來截賈茂之發，以顯其能。囑他不可傷害天使。這夜包勇所見，即其所遣。卻被通靈玉將伊劍術擋住，羞而遁去。那權臣方知賈茂真是不凡，折服其心，不萌異議。然亦可為鬻才之一戒。

到了十五日，那位金紫大臣同他國通事捧著國王的一幅箋紙，來懇賈茂在正殿上題一匾，以志景仰。賈茂推辭不得，題了「南服屏藩」四字。那大臣齎回去，國王見了大喜。那大臣便奏明要備私宴，為賈天使一餞。國王准了，遂即仍回館驛，將此意向二位天使說明。便在館中備了一席盛筵。又備了四席，管待武臣、通事。這日賈茂著人將各處行李俱發下船。卻不過此位大臣意，直飲至傍晚方散。

那國王於例折金銀器皿外，又備許多珍玩，將其誠敬。賈茂同羅副使商定，一概不收，用彰國體。彼國君臣悅眼。無奈敬重賈正使，實不過意。因送了交桂二斤，火浣布八匹。羅副使象牙四隻，辰砂二匣。二使臣見是土物，遂皆收了。

到十六日，二使臣坐轎辭行。那國王親送到船，依依不捨。

這也是向來未有的儀節。賈茂轎過，暹羅國的百姓，老少聚送，齊聲舉手，不知何意。想亦歡欣感戴，出於不覺耳。國王備了進貢禮物、表文，特遣大臣坤李述列瓦提同通事坤思咨塔披彩上海船，隨二天使入貢謝恩。

賈茂、羅廷倫上了差，國王親到船上一送，慇懃致謝。才坐了象輦回去。二天使送國王登輦，方回船，吩咐鳴鑼開船。彼國金紫大臣討了送天使之船，帶來多少船隻，旗幟金鼓，直送賈茂的船到了象山。賈茂同眾人上了自己坐的原船。

又住了一天，預備水薪。那金紫大臣私送了賈茂一件水晶方，說是得自龍宮，涉闖江海，可免風波之險。賈茂見其意誠，遂收了，便將自帶的一掛十八粒東珠手捻贈他，即為別贖。那大臣歡然收去，方回舟還國。

賈茂這邊鳴炮開船，時植南風大作，揚滿篷帆，安然北往。

老闆守定羅鏡，仍按舊道行去。不數日，過安南境，舟抵華封。

添了井水，就放入大洋中來。

是日，南風徐起，海船甚穩。賈茂在船與鄭、黎二通事閒談起暹羅國的事來。

鄭必振道：「東南諸國，皆濱於海。東日本，稍次琉球，南暹羅與緬甸接壤，稍北則廣南安南。此大略也。暹羅風俗，略近安南。土產暹布、琉璃、肉桂，民食以薯蕷為務，米麥只供王府。豐年則民始食谷。俗甚儉，斤肉樽酒，可宴數人。

一席不過二器。待客所餘，家人不餐，間即棄之。客來相訪，亦無迎送，任其去留。官宦之家，俱有書室客軒，亦植花木竹石，時供遊覽。架列《四書》、唐詩、《通鑑》等集，說自中國抄刻，板翻高闊，旁譯土言。設官之法，類舉賢良方正，由秀才即為法司，不考試也。國中執法甚嚴，不徇情面，輕則徒流，重則處死。百姓見官長經過，俯伏道旁，俟過而後敢行。其小心畏法如此。」

黎昂道：「男女不剃胎頭。男至二十成立，娶妻之後，將頂發削去，惟留四餘，挽一髻子額右，旁簪小如意，以分貴賤。金為貴，銀次之，百姓則用玳瑁、明角、竹簪而已。婦女亦然。國中有迎恩寺，即天使登岸之所。離海口三里許。

過此則天使館，向來冊封員役，俱駐於此。這回館驛城內，特地親厚，不是向例。

館前隙地百畝，每日午後，彼國婦女，或老或幼，攜筐持苜，聚集於此。名為貿易，實遊玩也。傍晚方歸。城北三里有三清殿，階前二鬆，大數圍，高二十餘丈，枝葉茂盛。頂有鶴巢，亦不計其年月。每於春風月朗之時，則見二鶴翔集其上。東有演武場。

建橋曰長虹，闊有丈餘，長五里許。橋下大水，名為旻湖，俱傳與海相通。

過橋有鬆嶺，長二十餘里，蒼翠滿目，亦異境也。」

正然說著，只聽老闆說聲：「不好！有暴風來，快些落頭篷。」一言未畢，忽東南風大作，急雨如注。風浪搏擊，舵不能定。桅右欹則龍骨現於左，桅左欹則龍骨現於右。——龍骨者，船底定根木也。左右傾僕。通事、武職等素習於海，尚可支持。羅副使坐不安席，嘔吐大作，幾弗欲生。往日暹羅進表船隻，前後相望，離不甚遠。此刻風波大起，只見那只船從後由右側首，如飛而去，頃刻已失所在。

賈茂這只船隨風駛去，人人害怕。賈茂想起那水晶界方來，急取出，遞給羅副使拿著。自家卻把通靈寶玉摘來，亦拿在手內。說也甚奇，風雨雖然暴注，那潮浪打到船前，便就自然平去，其船亦不像前會簸揚。老闆求天使在天妃娘娘前許願，自保無虞。賈茂因一船人有關係，便親到後艙，同羅副使行了禮，許過願。

那風仍是暴發，忽變作西南風，將船吹向東北一路行去。

非風之殊，海面大而受風之異也。

那天又漸漸晚了，雨雖稍止，風仍不息。忽見中桅盤門上來一鳥，綠嘴紅足，彩若雁鷺。飛至戰台，集而和鳴。老闆大喜曰：「此天妃遣來引導也！」舟中水手等，無不向空磕頭。夜半後，那風將次定了。到天明，忽見一魚，長丈餘，身黑尾紅，腦上方白如玉。即聽船旁啞水聲，其船動搖，繼乃噴水滿船。老闆曰：「此神魚戲水，勿驚自去。」

將及近午，船浮水面，膠滯不前。老闆曰：「此是風兆，當覓避風嶼避之。」

只見日旁一塊黑氣，老闆說：「不好！風又到了。」陡然間海水洶湧，暴風又作。

那篷受了風，如飛而去，一霎時不知其幾千里也。桅盤上那個鳥，忽又飛鳴。

猛然見面前現一島峙於海面，看著甚遠，轉睫已到跟前。老闆怕有礁石，不敢就攏。那知船卻向山的左側靠了上去，風所逼也。眾水手登時將船灣住，在老樹及山根石縫內，下了篋纜，大家才歡喜放心。那島雖背著風，瞧那海面仍自洶湧不已。定了半日，才吃過飯歇了。

到次日，仍是大風，不敢開船。飯後，賈茂在船內坐不住，要上岸去逛一逛。